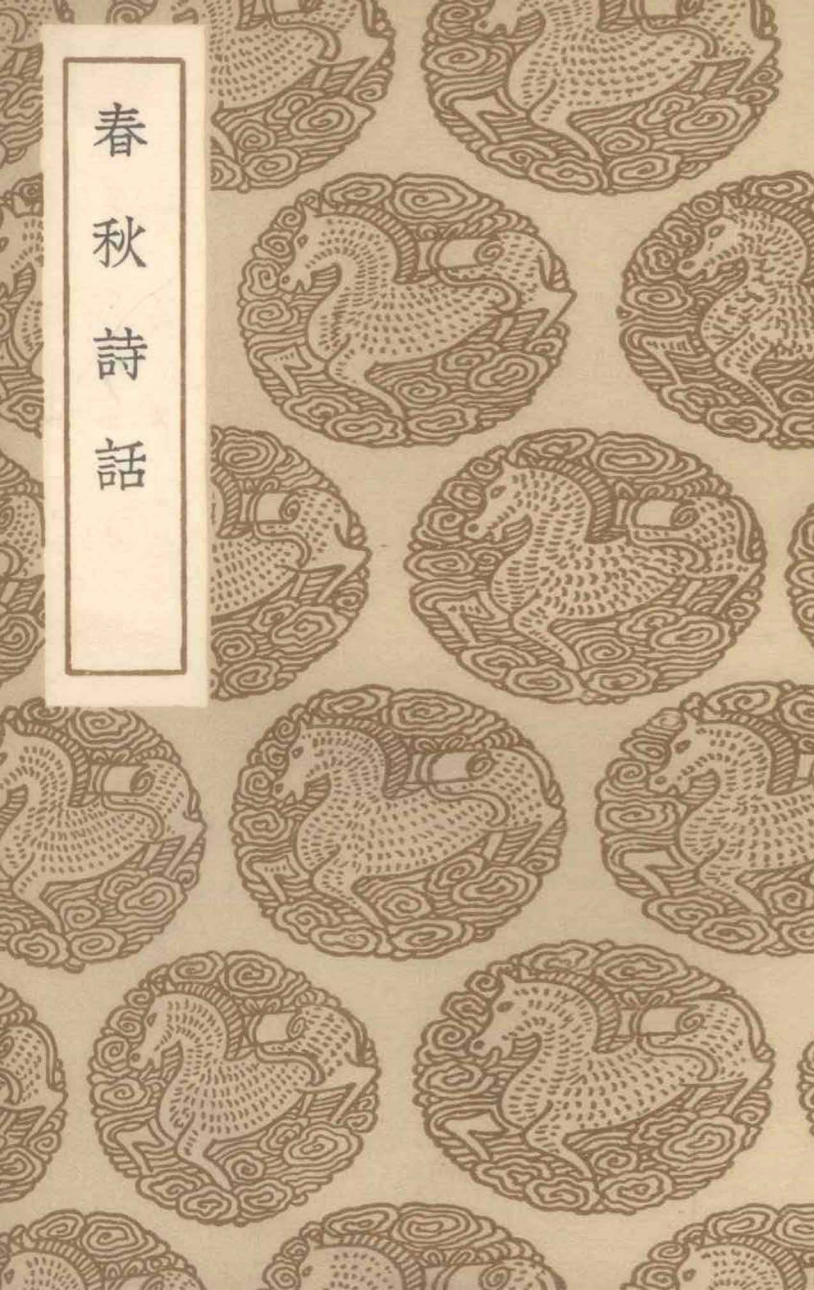


春秋詩話



春 秋 詩 話

勞 孝 輿 撰

王雲五主編

叢書集成初編

春 秋 詩 話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

撰 者 勞 孝 輿

發行人 王 雲 五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
上海及各埠

壽

序

康熙甲辰。余應歲試。識孝與場中。時羅履先同余寓仙湖。何報之。陳聖取。朝夕相過。孝與並締交。稱莫逆。諸子皆學。使惠公所賞識。同在師門。風義倍敦也。孝與性情篤雅。類履先。風致瀟灑。類報之。志大則似聖取。惟聖取不修邊幅。頽然自放。與孝與頗異。余亦疎慵忤物。而孝與反並愛之。與諸子共爲耐久交。無異也。嶺南舊爲詩藪。代有名家。惠公嘗勸及門接武。余善病。不能工。履先天才獨絕。超超元箸。余尤喜其贈遺之作。頌不忘規。報之下筆蘊藉。欲言者無罪。聞者足戒。以合於風人之旨。聖取孤行己意。語多悲痛。孝與則磊落英多。人謂其五言得王孟風味。然孝與不徒以詩鳴。思以其才見於世。所謂志大似聖取者。聖取貢入太學後。舉優行。丞龍游。孝與亦膺選拔。令黔。相繼沒。才士何多不永耶。澳門司馬張公。孝與同年生也。分守佛山。訪其孤。得所撰春秋詩話。梓之以傳。屬履先報之。及余爲序。夫慈母於垂絕之兒。置懷以哺。仁人於久荒之墓。樹表以識。公於孝與。不令言與俱沒。其用心將無同。願公推是心於有政也。嗚呼。孝與聖取已矣。余與履先報之。雖幸存。而感念同門。悲深梁木。惠公墓棘與孝與宿草同湮。無復甄陶劇切。其傷悼何如。惠公著有春秋說。孝與此書。無乃淵源獨得。微司馬之力。孰知河汾之傳。猶有瓣香未墜耶。余將與履先報之。合刻聖取孝與所自爲詩。以不死吾友。爰敘是書。以爲乘韋先。乾隆辛未至日。友弟碧江蘇珥。

序

古詩學何爲哉。學以用詩。學以說詩。用詩者。如孔子責誦詩以達政。專對。訓學詩以能言。是也。說詩者。如孔子於端木氏卜氏。許其可與言。孟子謂咸邱蒙。說詩當以意逆志。是也。自六藝之教衰。而詩學寢微。旂鼎不銘。大雅之勳。而里巷莫究先王之澤。士徒抱殘守闕。挾一說以自封。自唐以後。以詩話著者。無慮數百家。君子傷其用之不復見也。或者并其說而失之。此南海勞子春秋詩話所由作也。春秋時。詩亡而詩學不亡。一時列國名卿。魯有穆叔。晉有叔向。衛有甯俞。國小如鄭。子太叔。公孫僑之流。追隨兵車玉帛間。從容揚扚。宗祏賴之。故曰。登高作賦。大夫之才。言其材智深美。可以與圖政事也。又曰。歌詩必類。言各有義。類當從也。類則不跲於言矣。作則施於有政矣。然則春秋其詩學大昌之會乎。聞之。文、武、周、召、詩之體。三代而上。春秋所以與詩合。毛、鄭、齊、韓、詩之末。三代而下。春秋所以與詩分。善學者。由分致合。出以用顯。而處以書名。俾邱明有傳。不墮膏肓。宣尼旣刪。別開面目。如勞子者。謂非深於詩。不可也。謂非深於春秋。不可也。漢周磐居貧養母。誦詩至汝墳之卒章。慨然而歎。乃就舉孝廉。唐郭山惲侍中宗內宴。詔各奏伎。山惲獨誦鹿鳴蟋蟀。帝嘉其直。夫猶是詩耳。周磐用以爲孝。山惲用以爲忠。猶有春秋諸大夫之遺教焉。若夫言詩之家。攜漢剿宋。均失之愚者。則又何也。是書出其庶可以無憾已。勞子名孝與。與余同貢禮部。又同辟大科。余不赴。而勞子就試。宰黔中凡十年。卒於官。妻歸。賃兄廬以居。其貧如此。昔孔子讀詩而嘆。

春秋詩話 序

二

曰。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。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。則勞子之學詩有效。益可睹矣。余故樂爲公諸世。其藏於家者。有讀杜竊餘阮齋文鈔詩鈔若干卷。乾隆十六年歲在重光協洽。相月既望。宣城年眷弟張汝霖書。

序

少時讀孟子至詩亡然後春秋作。嘗爲轉一語曰：春秋作而詩乃不亡。聞者或疑之。旣而涉獵諸經。以次而治及春秋。雖文成數萬。其旨數千。所爲維王迹於勿墜者。未易盡窺其涯涘。而華袞斧鉞寓於筆削。大要與風人美刺之意若合符節。始信曩時所言亦非謬而不經也。歲癸丑。予初入粵。客端州署。校閱試卷。時同事者爲江南江寧劉君義厓。廣東南海勞君巨峯。皆博雅士也。月餘內。樽酒論文。刻燭吟詩。頗極人生韻事。試旣竣。劉君以病去。勞君乃出所著春秋詩話。屬序於予。予心賞其名。及展卷披閱。蓋取左傳中與詩相附者集爲五卷。曰賦。曰引。曰解。曰拾。曰評。類聚羣分。章疏句解。要皆發前人之所未發。其仍繫以春秋者。傳固爲經作也。夫不精一經者。不能治諸經。不精諸經者。不能治一經。學者通患。類多不免。今治一春秋傳。而詩之源流得失。皆於是乎見之。是春秋也。而可作詩觀乎。通是意者。編年紀月。可以觀易。悼庸命討。可以觀書。朝聘會同。可以觀禮。引而伸之。觸類而長之。其爲開拓萬古之心胸。曷有紀極。寧僅詩話云爾哉。顧予也。暮景飛騰。才疎著述。往往了於心而弗克了於手。而勞君以壯年英發。乃能於舊巢故壘中。力開生面。且篤其實而藝者書之。確然可以信今而傳後。是則予之所俯仰感懷。中惕息而愧讓弗如者也。遂書以復焉。時雍正癸丑季夏上浣。江右禾川年家同學教弟盛逢潤海觀氏拜題於端署梅花書屋。

序

吾黨工詩者。素推羅履先。僕與勞孝輿、陳聖取、蘇瑞一。皆不及。顧孝輿善言詩。嘗同飲聖取晚成堂。雨窗夜話。孝輿謂國風淫詩備列。不知所逸何等。宣尼可作。當不受刪詩之誣。又謂陳正字碎琴燕市。無異王右丞主第琵琶。一座首肯。然尙未知其有春秋詩話一書也。未幾。聖取宦越。孝輿宦黔。僕亦沿牒象郡。自是杳不相聞。歲辛未。請告里居。柏園張司馬乃爲孝輿刻此書。屬僕讐校。孝輿故善言詩。此書尤卓然可見者。其詩亦日進而工。而所著阮齋詩鈔。其子無力授梓。弗克表見當世。用是歎司馬之高誼爲不可及也。司馬宦粵十數載。所至以慈惠稱。尤折節下士。士之單寒者。振之。嘗夜雨。乘扁舟訪履先於村塾。又嘗釀金卹詩人汪白岸之貧。昔陳仲舉爲豫章太守。問徐孺子所在。徑造其廬。王東亭作吳郡。與張希祖情好日隆。韓退之贈盧同句。俸錢給公私。蘇子瞻貽呂倚詩。薄少可時助。司馬旣追步古人。茲復有此舉。俾孝輿半生心血。不致泯滅無傳。且使讀是書者。知孝輿之善言詩。因以知孝輿之工於詩。不特孝輿之幸。亦吾黨之光也。獨是孝輿聖取著作相埒。兩人並卒於官。遺文散軼。存十一于千百。責在後死者。僕旣不能如李建中手寫郭集以待上獻。復不能鏤之金石以永其傳。追念二十年前尊酒論文。徒深舊雨之感。視司馬高誼。能勿愧哉。僕亦少有詩筆。老去不復料理。牙生輟絃於鍾子。匠石廢斤於郢人。冥契旣逝。發言莫賞。覆瓿災木。聽之後人。張季鷹云。使我有身後名。不如生前一杯酒。比日方與瑞一共遊醉鄉。且讓

春秋詩話序

履先獨步。九原有知。得毋笑我潦倒也。乾隆辛未重陽日。友人何夢瑤鉞。

春秋詩話卷之一

清 南海勞孝輿阮齊撰

賦詩

風詩之變。多春秋間人所作。而列國名卿皆作賦才也。然作者不名。述者不作。何歟。蓋當時祇有詩。無詩人。古人所作。今人可援爲己詩。彼人之詩。此人可廣爲自作。期於言志而止。人無定詩。詩無定指。以故可名不名。不作而作也。記曰。詩言志。在心爲志。發言爲詩。春秋之賦詩者。具在。可以觀志。可以觀詩矣。敘賦詩。

秦穆公享晉公子重耳。公子賦河水。

逸詩義取朝宗於海

公賦六月。趙衰曰。重耳拜賜。公子降拜稽首。公降一級而

斲焉。衰曰。君稱所以佐天子者。命重耳。重耳敢不拜。

賦詩贈食。春秋始此。兩雄相當。意氣逼人。隱隱有當今英雄。惟孤與使君意。

文公如晉。晉侯享公。賦菁菁者莪。莊叔以公降拜曰。小國受命於大國。敢不愼儀。君貺之以大禮。何樂如

之。抑小國之樂。大國之惠也。晉侯降斲。登成拜。公賦嘉樂。

頌不忘規。詩之教也。以樂倡。卽以樂會。一唱一和。視後人步韻往復者。倍有深情。

甯武子來聘。公與之宴。爲賦淇露及彤弓。不斲。又不會賦。使行人私焉。對曰。臣以爲肄業及之也。昔諸侯

朝政於王。王宴樂之。於是乎賦。甘露。則天子當陽。諸侯用命也。諸侯敵王所愾。而獻其功。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。彤矢百。蜚矢千。以覺報宴。今陪臣來繼舊好。君辱賜之。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。

此作詩之旨。卽作春秋之旨也。一段大議論。輕輕從杯酒間說出。遂覺魯之郊禘八佾。紛紛無益。祇成妄人。彼初不解。甘露。彤弓。是何物也。大抵當時名卿不乏。作賦才。而大識見。大學問。如武子者。僅見耳。宜聖人歎爲不可及也。厥後穆叔不拜文王。肆夏一依粉本。其武子詩教。遂傳於魯歟。

先蔑之使於秦。迎公子雍也。荀林父止之。曰。夫人太子猶在。而外求君。此必不行。子以疾辭。若何。不然。將及。攝卿以往。可也。何必子。同官爲寮。吾嘗同寮。敢不盡心乎。弗聽。爲賦板之三章。義取其聽芻蕘之言也。林父剛人其深情此乃如此。

公如晉。且尋盟。衛侯會公於沓。請平於晉。公還。鄭伯會公於棐。亦請平於晉。公皆成之。鄭伯宴公。子家賦。鴻雁。季文子曰。寡君未免於此。文子賦。四月。子家賦。載馳之四章。文子賦。采芣之四章。鄭伯拜公。會拜。鴻雁。自言寡弱。祈相卹也。四月。言已行役之勞。將歸祭未遑也。載馳。更告急也。采芣。言不敢安居也。四詩。拉還稱引。各各不言而喻。而當時大國憑陵。小國奔命之苦。淒然如見。

季文子如宋。致女。復命。公享之。賦韓奕之五章。穆姜出於房。再拜曰。大夫勤辱。不忘先君。以及嗣君。施及未亡人。先君猶有望也。敢拜大夫之重勤。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。取思古人而獲我心也。

韓奕。取其事之切。綠衣。略其事而取其意。同時共賦。而各不同。古人不執泥如此。可爲詩法。

穆叔如晉。晉侯享之。金奏肆夏之三。不拜。工歌文王之三。又不拜。歌鹿鳴之三。三拜。韓獻子使行人問之。曰。子以君命辱於敝邑。先君之禮。藉之以樂。以辱吾子。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。何也。對曰。三夏。天子所以享元侯也。使臣弗敢與聞。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。臣不敢及。鹿鳴。君所以嘉寡君也。敢不拜嘉。四牡。君所以勞使臣也。敢不重拜。皇皇者華。君教使臣曰。必諮於周。臣聞之。訪問於善爲咨。咨親爲詢。咨禮爲度。咨事爲諏。咨難爲謀。臣獲五善。敢不重拜。意本甯武而屬詞婉至。娓娓動人。不亢不諂。自是對大國之體。可見古人之善脫化處。至其訓詁之精細。直是漢儒玉律金科。

范宣子來聘。告將用師於鄭。公享之。宣子賦標有梅。

欲及時相赴伐鄭也。

季武子曰。誰敢哉。今譬於草木。寡君在君。

君之臭味也。歡以承命。何時之有。武子賦角弓。賓將出。武子賦彤弓。宣子曰。城濮之役。我先君文公獻功於衡雍。受彤弓於襄王。以爲子孫藏。句也。先君守官之嗣。敢不承命。君子以爲知禮。

草木臭味。句妙。有詩情。彤弓之賦。甯武所不敢聽。此則受而不辭。看他請出天子。歸功先君。就詩中藏字。牽合自己。遂令賦者受者俱覺有謂。東坡云。作詩必此詩。定知非詩人。詩豈有定指哉。

向之會。將執戎子駒支。范宣子親數之。責其漏洩言語。對曰。昔秦人負恃其衆。貪於土地。逐我諸戎。惠公燭其大德。謂我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。毋是翦棄。賜我南鄙之田。狐狸所居。豺狼所嗥。我諸戎除翦其荆棘。驅其狐狸豺狼。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。至于今不貳。昔文公伐鄭。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。於

是乎有殺之師。晉禦其上。戎亢其下。秦師不復。我諸戎實然。譬如捕鹿。晉人角之。諸戎犄之。與晉踣之。戎何以不免。自是以來。晉之百役。與我諸戎相繼於時。以從執政。猶殺志也。豈敢離邊。今官之師旅。無乃實有所闕。以攜諸侯。而我諸戎。我諸戎飲食衣服。不與華同。贊幣不通。言語不達。何惡之能爲。不與於會。亦無耆焉。賦青蠅而退。宣子辭焉。使卽事於會。成愷悌也。

青蠅一賦。分明當面指斥。而反動宣子者。愷悌二字。入人心曲。使人意消。所謂溫柔敦厚之教也。左氏一注。非弄筆姿。乃明戎子一席話得力。却在此耳。然戎亦能賦。可知當時詩教入人之深。夏諸侯之大夫。從晉侯伐秦。及涇。不濟。叔向見叔孫穆子。穆子賦匏有苦葉。叔向退而具舟。

倉卒師行。矢口成賦。想三百篇久爲諸名卿奚囊中物。

孫文子如戚。孫蒯入。使公飲之酒。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。

喻父子居河上將爲亂階。

太師辭。師曹請爲之初。公有嬖妾。

使師曹誨之琴。師曹鞭之。公怒。鞭師曹三百。故師曹歌之以怒文子。文子遂作亂。

此詩禍也。然詩不任受過。顧用之何如耳。

春。晉侯與諸侯宴於溫。使諸大夫舞。曰。歌詩必類。齊高厚之詩不類。荀偃怒。且曰。諸侯有異志矣。

拈出一類字。說詩入妙。今之詩人。不戚而憂。未衰而老。無疾而呻吟者。抑何不類之甚。

穆叔如晉聘。且言齊故。晉人辭。穆叔曰。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。是以大請。敝邑之急。朝不及夕。引領西望曰。庶幾乎比執事之間。恐無及也。見中行獻子。賦圻父。獻子曰。偃知罪矣。敢不從執事。以同。

恤社稷而使魯及此。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。宣子曰。句在此。敢使魯無鳩乎。穆叔於春秋時賦詩最多。此章兩賦俱感名卿。動容相謝。知其風雅之氣深矣。

季武子如晉拜師。晉侯享之。范宣子賦黍苗。武子興。再拜稽首曰。小國之仰大國也。如百穀之仰膏雨焉。若常膏之。其天下輯睦。豈唯敝邑。賦六月。

詞旨雅令。擷詩之腴。

齊及晉平故。穆叔會孫子於柯。穆叔見叔向。賦載馳之四章。叔向曰。盍敢不承命。

季武子如宋。報向戌之聘也。褚師段逆之以受享。賦常棣之七章以卒。宋人重賄之。歸復命。公享之。賦魚麗之卒章。公賦南山有臺。武子去所曰。臣不堪也。

賦常棣而獲重賄。歸而受大宴。武子亦榮矣哉。抑南山之詩贊國基焉。頌中有譏。是時專政。公室已卑。武子聞而驚避。其宜矣。

晉人執衛侯。齊侯鄭伯爲衛侯如晉。晉侯兼享之。晉侯賦嘉樂。國子相齊侯。賦蓼蕭。子展相鄭伯。賦緇衣。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。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宗祧也。敢拜鄭君之不貳也。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。請衛侯。叔向告趙文子。文子以告晉侯。晉侯使叔向言衛侯之罪於二君。國子賦鸛之柔矣。詩逸子展賦將仲子兮。言人言可畏晉侯乃歸衛侯。

國君見執。怨鉅矣。仇深矣。豈可以口舌爭哉。二三君子善於解紛。但於杯酒賦咏間宛轉開諷。而晉怒

可平衛難已解甚矣詩之善移人情也。長門雖棄，舊愛未忘。長卿僅得詩意，遂橫致千金。小儒從而詔之，抑何少見多怪哉。

齊慶封來聘，其車美。叔孫曰：服美不稱，必以惡終。美車何爲與之食，不敬。賦相鼠，亦不知也。

鄭伯享趙孟於垂隴。子展、伯有、子西、子產、子太叔、二子石從。趙孟曰：七子從君，以寵武也。請皆賦。以卒君貺。武亦以觀七子之志。子展賦草蟲。趙孟曰：善哉，民之主也。抑武也不足當之。伯有賦鶉之賁賁。趙孟曰：牀第之言不踰闕，況在野乎？非使人之所得聞也。子西賦黍苗之四章。趙孟曰：寡君在，武何能焉？子產賦隰桑有阿。趙孟曰：武請受其卒章。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。子太叔賦野有蔓草。趙孟曰：吾子之惠也。印段賦蟋蟀。趙孟曰：善哉，保家之主也。吾有望矣。公孫段賦桑扈。趙孟曰：彼交匪敖，福將焉往？若保是言也，欲辭福得乎？卒享。文子告叔向曰：伯有將爲戮矣。詩以言志，志諷其上，而公怨之，以爲賓榮，其能久乎？幸而後亡。叔向曰：然已侈，所謂不及五稔者，夫子之謂也。文子曰：其餘皆數世之主也。子展其後亡者也，在上不忘降。印氏其次也，樂而不荒，樂以安民，不淫以使之，後亡不亦可乎？

垂隴一享，七子賦詩。春秋一大風雅場也。惟七子中有伯有，正如竹林中有王戎，殊敗人意。厥後被髮之厲，卒如趙孟所料。倉卒一賦，遂足定終身。此中機括微哉微哉，非深得於詩者，未易語此也。

建安七子，大歷七子，若明之前後七子，皆以七名。風流勝事相倣如此。或曰：子謂作者七人，亦有所指云，豈其然歟？

慶封來奔。獻車於季武子。美澤可以鑑。展莊叔見之。曰：「車甚澤。人必瘁。宜其亡也。」叔孫穆子食慶封。慶封汜祭。穆子不悅。使工爲之誦茅鴟。刺不敬亦不知。旣而奔吳。

前賦相鼠。今誦茅鴟。奚落已甚。然叔孫亦可謂對牛鼓簧。不憚煩矣。茅鴟詩名趣甚。惜其逸矣。想必活畫一醉漢形容。

公如楚。季武子取卞。公惡其疏己。不敢入。榮成伯賦式微以歸。

長歌當哭。安得不歸。至再世而鸛鵒來歌。正乃欲歸不得耳。魯之末造。蹭蹬至此。悲夫。

號之盟。令尹享趙孟。賦大明之首章。趙孟賦小宛之二章。事畢。趙孟謂叔向曰：「令尹自以爲王矣。何如？」對曰：「王弱。令尹彊。其可哉。雖可不終。」趙孟曰：「何故？」曰：「強以克弱而安之。強不義也。不義而強。其斃必速。」詩曰：「赫赫宗周。褒姒滅之。強不義也。」

大明之賦。得意在赫赫二字。叔向卽引詩赫赫二語。見不足恃。赫赫而得。則可爲文王。赫赫而失。則滅於褒姒。孰謂春秋非詩史哉。

夏四月。趙孟、叔孫豹、曹大夫入於鄭。鄭伯兼享之。子皮戒趙孟。禮終。趙孟賦瓠葉。義取薄物。以獻也。子皮遂戒穆

叔。且告之。穆叔曰：「趙孟欲一獻。子其從之。」子皮曰：「敢乎？」及享。具五獻之籩豆於幙下。趙孟辭。私於子產。曰：「武請於冢宰矣。」乃用一獻。趙孟爲客禮終。乃宴。穆叔賦鵲巢。喻晉有國而趙孟治之也。趙孟曰：「武不堪也。」又賦采芣。曰：「小國爲芣。大國省穡而用之。其何實非命？」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。趙孟賦常棣。且曰：「吾兄弟比

以安厖也。可使無吠。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與拜。舉兕爵曰。小國賴子。知免於戾矣。飲酒樂。趙孟出曰。吾不復此矣。

歌瓠葉以辟重享。雅甚。賦常棣以安吠厖。奇甚。主賓二詩。本不相蒙。看他牽合情理。宛然。如此說詩。豈復有粘滯之病哉。尤妙贈會之前。有一穆叔鵲巢采芣。互爲映發。愈有波瀾。至羣賢舉兕。爭奉顏色。則狐虎之威。跋扈飛揚。分明畫出一則禮樂征伐。自大夫人出之世界矣。此會乃趙孟極得意之舉。是左公極著意之文。與前范宣子受彤弓同一洗發。閱者毋草草忽之。

韓宣子來聘。且告爲政也。觀書於太史氏。見易象春秋。周禮盡在魯矣。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

以王也。公享之。季武子賦縣之卒章。

以韓子比四臣也。

韓子賦角弓。武子拜曰。敢拜子之彌縫敝邑。寡君有望

矣。賦節之卒章。

言晉德可畜萬邦。

既享。宴於季氏。有嘉樹焉。宣子譽之。武子曰。宿敢不封殖此樹。以無忘角弓。

遂賦甘棠。宣子曰。起不堪也。無以及召公。

因詩及樹。因樹不忘詩。絕妙詩情。遂爲千秋佳話。

宣子自齊聘於衛。衛侯享之。北宮文子賦淇澳。宣子賦木瓜。

鄭伯如楚。楚子享之。賦吉日。既享。子產乃具田備。王以田江南之夢。

明王不作。雅詩旣亡。僭侈之君。得而用之。子產雖捷敏。將順良苦矣。

宋華定來聘。通嗣君也。享之。爲賦蓼蕭。不畜。賦君子曰。必亡。宴語之不懷。寵光之不宜。令德之不知。同福